

## 補說「毀」的上古音及其字形結構<sup>\*</sup>

張富海

（上海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### 摘要

本文論證「毀」是从臼从土从殳的會意字，本義即是毀壞，其上古音可以構擬為\*q<sup>h</sup>wrajʔ。

**關鍵詞：**毀、上古音、字形結構

---

<sup>\*</sup>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冷門「絕學」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「基於古文字諧聲假借的漢語上古音研究」（19VJX115）的階段性成果。

# A Supplementary Discussion on the Old Chinese Sound and the Structure of *hui* (毀)

Zhang Fu-hai

(Shanghai)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 
of Fudan University

## Abstract

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*hui* (毀) is a syssemantograph made up of *jiu* (臼), *tu* (土) and *shu* (殳), then its original meaning just is “destroy”. The Old Chinese sound of *hui* (毀)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as \*q<sup>h</sup>wrajʔ.

**Keyword:** *hui* (毀), Old Chinese sounds, struc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

「毀」字在《廣韻》紙韻許委切，中古聲母為曉母 $h$ -，韻母為支韻合口重紐三等- $wyje$ ，聲調為上聲。至於「毀」字的上古音，包括其韻部和聲母，都有不同的意見，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。

韻部方面，有微部和歌部二說。從段玉裁開始一直到王力先生，「毀」字皆歸微部。<sup>1</sup>清代古音分部特別重視《詩經》押韻，「毀」字歸微部的依據就是一處《詩經》韻腳。《詩·周南·汝墳》：「魴魚尾，王室如燬。雖則如燬，父母孔邇。」毛傳：「燬，火也。」《釋文》：「燬音毀。」「燬」與「尾」、「邇」韻，「尾」在微部，「邇」傳統上歸脂部（脂部與微部經常通押，清代學者不分），故傳統古音學家將「燬」歸入微部，其聲旁「毀」與之同音，所以也歸入微部。但是從中古音及古文字材料看，「邇」當歸歌部（古文字多用「執」聲字表示「邇」），那麼「毀」也可能歸歌部。又《楚辭·九辯》：「白日晼晚其將入兮，明月銷鑠而減毀。歲忽忽而適盡兮，老冉冉而愈弛。」「毀」字與「弛」押韻（注意「弛」亦上聲字，與「毀」字聲調亦同），「弛」是毫無疑問的歌部字，所以「毀」也應是歌部字。再從中古音來看，支韻來源於上古的歌部和支部，無微部來源，既然「毀」在中古支韻，也就不應該歸微部，歸歌部則正好合乎語音演變的常規。鄭張尚芳《上古音系》和白一平—沙加爾都將「毀」歸入歌部，<sup>2</sup>正確可從。鄭張尚芳先生分傳統的歌部為歌<sub>1</sub>、歌<sub>2</sub>、歌<sub>3</sub>，其主元音分別是 $a$ 、 $e$ 、 $o$ 。「毀」是重紐三等合口上聲字，那麼其韻母可能是\*- $wraj?$ ，也可能是\*- $wrej?$ 或\*- $roj?$ （ $w$ 和 $r$ 也可以算在聲母部分），但考慮到合口的 $ej$ 韻並無其他字存在，以及與「毀」押韻的「邇」\*- $ej?$ 和「弛」\*- $aj?$ 都是開口字，所以其韻母構擬為\*- $wraj?$ 是最合理的。

再看聲母方面。中古曉母有多個上古來源，除了佔多數的\* $q^h$ -外，還有清鼻流音的來源，如：「悔」\* $m̥$ -> $h$ -，「漢」\* $ṇ$ -> $h$ -，「許」\* $ṇ̥$ -> $h$ -，「喙」\* $l̥$ -> $h$ -，這四個都是中古曉母字，但從諧聲來看，上古是清鼻流音。因為音系結構的限制，「毀」字的上古聲母不會是\* $ṇ$ -和\* $l̥$ -（即上古不會有\* $ṇw$ -、\* $l̥w$ -），剩下的\* $q^h$ -、\* $m̥$ -、\* $ṇ̥$ -則皆有可能，即「毀」的上古音可能是\* $q^hwraj?$ ，也可能是\* $m̥raj?$ 或\* $ṇ̥wraj?$ 。再考慮到 $jw$ -聲母字極少，甚至不存在（可能的例子僅有「化」和「貨」），則\* $ṇ̥wraj?$ 基本可以排除。因此，「毀」的上古音應該在\* $q^hwraj?$ 和\* $m̥raj?$ 兩者之中選擇其一。鄭張尚芳《上古音系》構擬為\* $hmral?$ ，白一平-沙加爾構擬為\* $[m̥] (r) aj?$ （加方

<sup>1</sup> 段玉裁《六書音均表》「毀」聲列在第十五部（段氏的十五部包含微部），但段氏《說文解字注》「毀」字下注十六部，即支部，兩者不同，此據前者。

<sup>2</sup> 鄭張尚芳：《上古音系》（第二版）（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358；Baxter-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, version 1.1(20 September 2014), 網址：<http://ocbaxtersagart.lsa.umich.edu>。

括號表示不肯定),<sup>3</sup>潘悟雲構擬為\**mhralʔ*,<sup>4</sup>三家構擬基本一致,都相當於\**mrājʔ*。

三家構擬「毀」的上古聲母為清脣鼻音的依據,大概是《詩經》中的一處異文。《詩·周南·汝墳》:「魴魚頰尾,王室如燬。雖則如燬,父母孔邇。」《後漢書》卷三十九《周磐傳》注引《韓詩》「燬」作「焜」。又《說文》:「焜,火也。从火尾聲。《詩》曰:王室如焜。」段玉裁注:「《周南·汝墳》文,今《詩》作燬。毛傳:『燬,火也。』按《爾雅》亦作燬,《釋言》曰:『燬,火也。』《詩》釋文曰:『燬音毀,齊人謂火曰燬。郭樸又音貨。字書作焜,《說文》同。一音火尾反。』夫曰燬,《說文》作焜,則《說文》之有焜無燬可知矣。曰焜,一音火尾反,則焜本音燬可知矣。《方言》曰:『焜,火也。楚轉語也,猶齊言焜也。』燬、焜實一字。《方言》『齊曰焜』,即《爾雅》郭注之『齊曰燬』也。俗乃強分為二字二音,且臆造『齊人曰燬,吳人曰焜』之語(引者按:此語見《汝墳》釋文),又於《說文》別增燬篆。陸德明所據不如此。」是段玉裁以「燬」、「焜」為一字異體,且「燬」字《說文》本無,「焜」的本音同支韻的「燬」。後人多從段玉裁說(或認為《說文》「燬」本是「焜」的重文)。火尾反(《廣韻》作許偉切,音同)的「焜」,中古音為曉母微韻合口上聲,根據聲旁「尾」的上古聲母\**m-*,很容易推出其上古音是\**məjʔ*,屬於微部字,與諧聲相合。如果「焜」讀同「燬」,則其上古音是\**mrājʔ*,但這樣的話韻部與諧聲不合。更合理的推測是,「火」義的「焜」\**məjʔ*和「燬」\**mrājʔ*是兩個並存的音近同義詞,或者僅僅是同義詞(如果「燬」讀\**qʰwrajʔ*的話),「焜」讀如「燬」是同義換讀,《詩經》中的異文也只是同義詞互相替換的關係。馬敘倫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云:「諸家以為焜、燬一字,非也,乃一義耳。」<sup>5</sup>其說可從。既然「燬」與「焜」非一字,語音上無必然聯繫,那麼根據「焜」的上古聲母是\**m-*,無法得出「燬」的上古聲母也是\**m-*的結論。更何況,即使「燬」的上古聲母確實是\**m-*,也不能保證「毀」的上古聲母就一定是\**m-*,因為訓為「火」的「燬」的造字時代不明確(楚帛書有从火毀聲之字,讀為「毀」,<sup>6</sup>可能是燒毀義的專字,與「燬」不一定是一個字)。如果訓為「火」的「燬」造於音變\**m->hw-*之後,「燬」的上古聲母就不能用來證明「毀」。《周禮·秋官·序官》「司烜氏」,鄭注「烜,火也。讀如衛侯燬之燬。故書燬為烜,鄭司農云當為烜。」此「烜」字與「燬」音義全同,倒是確切無疑

<sup>3</sup> 同前注。

<sup>4</sup> 見復旦大學中華文明數據中心網站,上古音查詢,網址:<http://ccdc.fudan.edu.cn>。


<sup>5</sup> 馬敘倫: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第五冊,卷十九(上海:上海書店據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影印,1985年),頁98。

<sup>6</sup> 曾憲通:《長沙楚帛書文字編》(北京:中華書局,1993年),頁106-107。


的「毀」字異體，反而對構擬「毀」的上古聲母為\*q<sup>h</sup>-有利。


總之，構擬「毀」的上古聲母為清脣鼻音\*m-的證據並不可靠，根據傳世文獻中的材料尚不能判定「毀」的上古聲母是\*m-還是\*q<sup>h</sup>-，可靠的依據需要從時代明確的古文字材料中去尋找。


下面先討論「毀」字的字形結構。


《說文》十三下土部：「毀，缺也。从土，毀省聲。」，古文毀从壬。」七上毀部：「毀，米一斛舂為八斗也（段注本改作：『糲米一斛舂為九斗也。』但據秦簡應為八斗）。从臬从殳。」七上米部：「臬，舂糲也。从臼米。」「臬」，音同「臼」，義為舂乾糧；「毀」，音同「毀」，義為舂糲米。兩個詞有相同的義素，都是舂的一個下位義，那麼「毀」不必以「臬」為義符，如把「毀」分析為从臼从米从殳會意，似更符合造字之理。但古文字中尚未見「毀」這個字形，而睡虎地秦簡《秦律十八種·倉律》簡41、43有三處假借「毀」為「毀」之例，<sup>7</sup>則「毀」字似應是分化『毀』的引申義的後起字，其結構是从米毀省聲。<sup>8</sup>上博簡《容成氏》簡21：「種（舂）不糧（毀）米。」則戰國楚文字中已有「毀」字，其字形結構也應是从米毀省聲，不過省略的部件不同而已。既然「毀」字的產生後於「毀」，那麼《說文》以「毀」字為「毀」省聲的結構分析自然是不可信的。


戰國楚文字資料中「毀」字已多見，其左下皆作「壬」，同《說文》古文，右旁一般从「支」，僅一例从「殳」。字形舉例如下：

 鄂君啟車節

 郭店簡《語叢一》108

 上博簡《曹沫之陣》10


 清華簡《說命中》6

唯一特別者見於郭店簡《窮達以時》簡14，作（皇），從其辭例「譽（譽）皇才（在）仿（旁）」來看，無疑應讀為「毀」。那麼「皇」是獨立的一個字，還是「毀」之省形呢？劉釗先生認為「毀」所从的「皇」是「兒」字的分化字，且


<sup>7</sup>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「釋文註釋」部分，頁29-30。

<sup>8</sup> 參看劉釗：《古文字構形學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頁132。

就是「毀」的初文。<sup>9</sup>此說不可信（詳下）。黃德寬主編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疑「皇」所从的「臼」是「齒」的初文，「皇」是毀齒之「毀」的本字。<sup>10</sup>此說頗為新奇，但恐怕也很難讓人相信，因為即使偏旁「臼」確實是「齒」的初文，整個字形也只能表示一個突出牙齒的人，而根本無法表達出毀齒之意。馮勝君先生認為「皇」是「毀」的省體，當可信從。<sup>11</sup>所以，《窮達以時》中獨立的「皇」對於解釋「毀」字的構形並無幫助。

西周中期的霸伯孟（又稱尚孟，2010年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）銘文「毀」字三見，其中第二形較清楚，作（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6229）。此形从臼从土从殳，與《說文》小篆結構相同。劉洪濤先生根據這個時代比較早的字形，證明《說文》古文及戰國文字中的「毀」从「壬」是从「土」之變，而不是相反，所以他認為劉釗先生曾經主張的「毀」字本从「兒」聲的說法不可信。<sup>12</sup>按劉洪濤先生之說有字形上的堅強證據，正確可從。「毀」字本來就是从臼从土从殳，《說文》小篆字形與西周金文相同，是存古的寫法。

毀壞之「毀」這個詞從古至今都屬於極為常用的詞彙，設想「毀」字的本義就是毀壞之「毀」應該是合理的（但霸伯孟銘文中的「毀」字意義不明，是否用本義，待考）。「毀」从「土」（可能係後加的意符）與「壞」从「土」同意，从「殳」（象手有所持）表示「毀」的動作，从「臼」則不容易理解，或者這個「臼」形可以理解為所毀之物的代表或象徵，至於古人為何選擇「臼」而不是其他器物，恐怕難以說清楚。馮勝君先生認為「毀」可能是「毀」的初文。<sup>13</sup>這對理解「臼」旁有利，但不利於解釋「土」旁，而且要把毀壞看作字的假借義，所以也未必妥當。

郭店簡《語叢一》簡93：「息（仁）悲（義）為之棖。」「棖」的原形作，左从「皇」。由上文提到的《窮達以時》的「毀」和《容成氏》的「毀」可知，楚文字中「毀」可以省寫作「皇」，故「棖」字可能是从「毀」省聲。此字劉釗先生讀為「臬」，<sup>14</sup>「仁義為之臬」，文義可通，故讀「臬」可信。但是「臬」（《廣

<sup>9</sup> 劉釗：〈說「高」「皇」二字來源並談楚帛書「萬」「兒」二字的讀法〉，《江漢考古》1992年第1期；又劉釗：《古文字構形學》，頁132-133。

<sup>10</sup> 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），頁2863。

<sup>11</sup> 馮勝君：〈說毀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七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），頁393，注2。

<sup>12</sup> 劉洪濤：《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重要性研究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9年），頁130-131。

<sup>13</sup> 馮勝君：〈說毀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七輯，頁393，注2。

<sup>14</sup> 劉釗：《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（三）》，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二輯（北京：中

韻》五結切)的上古音是\*ɲeet, 與「毀」的讀音差別比較大, 所以此字所从的「皇」當非「毀」之省, 而應是「兒」的繁體。「兒」的上古音是\*ɲe, 與「臬」的音較為接近。从「兒」聲的「霓」, 《廣韻》有五稽切和五結切二音, 五結切的音正同「臬」, 可為佐證。《說文》十四下自部:「隍, 危也。从自, 从毀省。……《周書》曰: 邦之隍隍。讀若虹蜺之蜺。」《說文》以「隍」从「毀」省, 大概是因為《說文》小篆「皇」這個偏旁只見於「毀」字之故。劉洪濤先生認為「隍」是「隍」的變體, 所从之「皇」是「兒」字經過增加橫畫和省略撇筆兩種形體變化而來的。<sup>15</sup>其說可從。「隍隍」之「隍」有作「𡩂」的異體, 从危臬聲, 而《語叢一》「臬」作異體「𡩂」, 兩者正可以互證。

上博簡《李頌》簡1背:「𡩂(亂)木曾(層)枳(枝), 滌(浸)𡩂(兮)。」「𡩂」字亦从「皇」, 但此句文意不明, 「皇」旁是「毀」省還是「兒」字繁體, 難以判斷; 如果是「兒」字繁體, 則此字可以看作「𡩂」的異體。整理者讀為「毀」,<sup>16</sup>不一定可信。

根據上文的討論, 「毀」字是一個會意字, 其字形本身缺少語音方面的信息。所幸清華簡第六輯中的一個字提供了確定「毀」字上古音的關鍵證據。

清華簡《鄭文公問於太伯》甲本簡7:「北𡩂(就)郕(鄆)、鄆(劉), 綦𡩂(輓)𡩂、筭(邗)之國。」「𡩂」下之字乙本作𡩂, 僅偏旁位置不同。整理者將此字形隸定為「郕」, 認為其聲旁即「毀」字偏旁, 音近讀為地名「蔦」, 所引據者乃《左傳》隱公十一年「王取鄆、劉、蔦、邗之田于鄭」之文。<sup>17</sup>簡文中四個地名的前後次序與《左傳》完全相同, 「郕」字與《左傳》之「蔦」相對應。金文「郕」字作𡩂,<sup>18</sup>从「兒」的繁體。簡文𡩂、𡩂的聲旁从土从兒, 若單純從字形上看, 釋為「郕」更合適, 但郕即小邾國, 在今山東境內, 非鄭地。而整理者的釋讀有古書辭例上的強證, 正確性毋庸置疑。因此, 簡文「郕」的聲


華書局, 2000年), 頁240。

<sup>15</sup> 劉洪濤:《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重要性研究》, 頁130。

<sup>16</sup> 馬承源主編: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(八)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年), 頁239。

<sup>17</sup> 李學勤主編: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(陸)》(上海:中西書局, 2016年), 頁122, 注二〇。

<sup>18</sup> 容庚編著、張振林、馬國權纂補:《金文編》(北京:中華書局, 1985年), 頁449。

旁大概只能視為「𡗗」（「毀」之省，非「兒」之繁體）的進一步演變，即將「𡗗」下的「土」形分開來獨立書寫的結果。古陶文中有字作（《古陶文彙編》6.60），劉釗先生釋為「隍」，<sup>19</sup>可從。「隍」的聲旁「𡗗」本是「兒」的變體（見上文），應該也有寫作「𡗗」形的，此陶文之右旁「土」形獨立的寫法可能同樣是「𡗗」的進一步演變，可為簡文「郢」字形體變化方式的佐證。當然，因為「隍」字本从「兒」，此陶文「隍」乃在从一般的「兒」旁的寫法上直接增加「土」旁而成，這種可能性是也存在的。

《左傳》之「薦」，《經典釋文》尤委反（《廣韻》韋委切，音同），中古音云母支韻合口重紐三等上聲，上古韻部是歌部，其上古擬音是\*gwrajʔ。既然從「毀」聲的「郢」能假借讀為「薦」，那麼「毀」與「薦」的讀音必定相近。上文論證了「毀」的上古音可能是\*q<sup>h</sup>wrajʔ或\*ɹrajʔ，根據「毀」與「薦」音近，「毀」的上古音就只能選擇前者了。這樣，「毀」與「薦」的語音僅有聲母清濁上的差別，其他部分全同，可謂至近。

綜上所述，「毀」是从臼从土从殳的會意字，其本義即是毀壞。「毀」的上古音可以構擬為\*q<sup>h</sup>wrajʔ，其韻部為歌<sub>1</sub>部，聲母為\*q<sup>h</sup>wr-。

## 參考文獻

〔清〕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，1988年。

馮勝君：《說毀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七輯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8年。

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。

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陸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6年。

劉洪濤：《形體特點對古文字考釋重要性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9年。

劉 釗：《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（三）》，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：《古文字研究》

<sup>19</sup> 劉釗：《古文字構形學》，頁133。



第二十二輯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。

劉 釗：《古文字構形學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。

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八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。

馬敘倫：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據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影印，1985年。

容庚編著、張振林、馬國權摹補：《金文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。

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。

曾憲通：《長沙楚帛書文字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。

鄭張尚芳：《上古音系》（第二版）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13年。

復旦大學中華文明數據中心網站，上古音查詢，網址：<http://ccdc.fudan.edu.cn>。

Baxter-Sagart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, version 1.1(20 September 2014), 網址：  
<http://ocbaxtersagart.lsa.umich.edu>.